

第四十一回 老寡婦痛無兒甘祝發 小孝子浪尋母忽遭擒

詩曰：

舊淚新啼滿袖痕，憐香惜玉竟誰存。
鏡中紅粉春風面，燭下銀瓶夜雨軒。
奔月已憑丹化骨，墮樓端把死酬恩。
長洲日暮生芳草，消盡江淹未斷魂。

按下趙杏庵棄家造寺，一時坐化，月岩禪師弘宣佛教不題。且說楚雲娘與盧家燕在淮安府相遇，同心守寡，住了年餘。那時，大金兵馬直搶過黃河來，南北音信不通，那有個人傳信武城縣去。慧哥的信，眼見得如石沉大海，一日日的遠了，也就說是死在亂軍之中，再不消望有兒子了。雲娘待辭了盧家燕歸家，金兵大亂，路絕人稀，無路可歸，只得死守，和細珠做些針指賣了，多少糴些米糧，助盧氏度日。那盧氏又不肯使雲娘費心，真是兩賢相聚，一氣同心，吃了長齋，如在一處修行一般。

那時，安朗長成十歲，盧二舅在湖嘴店房裡收些房租開個小米鋪，將就一日計幾分銀子來買水菜吃。到了次年，瘟疫盛行，盧二舅偶感時疾，七日無汗，吃藥不效而亡。盧氏與雲娘痛哭一場，買口棺材，葬於湖心寺莊上。不消說家下無人，止有一個蠻小廝叫進寶，是嚴州府買來的。十分癡蠢，全不中用，只好看門挑水。家中無有得力之人，兩個寡婦和細珠在家，安郎送在間壁學堂裡讀書。盧氏時常到湖心寺水田莊上，看看佃戶做莊農，分幾擔租來家度日。不料安郎生起疹子來，叫了個藥婆來看病，不知道疹子，只道胃寒，錯用了熱藥，變成了火症滾腸痧，把個十歲的孤子幾日而亡，買口棺木，埋在莊上去了。不消說盧氏痛哭傷心，雲娘思兒感切，兩個寡婦哭的是各人的兒，落的是一樣的淚，日夜悲啼，幾番哀絕。這盧氏守著孤寡，又有丈夫和公公的兩口兒靈柩，現寄在湖心寺廊下。因南北大亂，幾個家人差回真定府家去，至今二年不回，一個寡婦如何把喪柩送得回去，無可奈何。正是：淚流眼看流淚眼，斷腸人伴斷腸人。

又遇著饑饉荒年，淮城內外俱被水淹了，湖裡水田沒爛，每斗米賣到一兩二錢紋銀。這兩個寡婦如何支持得住，眼見得流落他鄉。把些首飾衣服，一件件拿與細珠街上貨賣——一兩銀子的物件賣不出一二錢紅銀來，糴些粗米，連糠和豆磨成粥吃。雲娘見盧氏沒了兒子，一樣孤寡，也捨不得辭他，沒奈何權且度日。二人別無所事，連細珠都吃齋念佛，只好修些來生善果，再不消想今生的兒子了。當時，盧家燕自二十一歲嫁了南宮吉十五年，又嫁了李衙內七年，守寡三年，至今卻好四十五歲。楚雲娘大盧氏一歲，也還是半老佳人。兩個寡婦，子女親人俱無，他鄉在外，遇著兵火荒亂，饑饉凶年，如何過得？有詩歎曰：

世亂年荒家業空，他鄉殘守泣途窮，
慈烏念子哀頭白，孤燕思雛灑淚紅。
萬里橛遙難反舍，兩人命薄易飄蓬。
黃沙衰草淮河北，安得音書寄塞鴻。

說話此時正是金朝兀朮太子因前敗歸，久思報仇，只因宋朝納幣講和，不便背約，然貪心不厭。岳元帥兵馬又撤回去，只把重兵把守江口，全不能照管淮揚。打探了詳細，遂奏知金主，平定江南。因統兵二十萬，和黏沒喝、乾離不兩路來取江南。兀朮太子同龍虎大王率兵十萬，由山東從黃河岸下營，直取淮安；黏沒喝同鎮海王李全，由河南從睢州一路，率兵十萬，直取揚州；過江到建康府會齊，好去取臨安。一路長驅，無人遮擋，過了黃河。那淮安城百姓，各人爭逃怕死，連守城的兵俱走了。

這雲娘、盧氏聽知番兵過河，商議著往那裡逃脫，盧氏道：「這湖心寺西邊，有當初公公置買下兩頃水田、四隻黃牛、四隻水牛，知道北方大亂，不能回家，要往淮安立下產業。不料公公棄世，連衙門不在了。如今還有幾家佃戶，住著十數間草房，每年討些租。我姊妹兩人，又沒男子，那裡去避兵，只好暫向莊上藏躲。這城裡幾間宅子丟下鎖著，隨他兵來怎樣，咱也顧不得了。」一面說著，只見街上走的男女亂紛紛，府縣官出牌安撫，那個是不怕死的。細珠道：「趁如今出城，到了臨時就出不去，今晚就動身罷。」打裹些隨身衣服被褥，小廝挑了；金珠首飾藏在身邊，一切家器只得拋下。雲娘、細珠原是空身的。趕亂裡出城，三個小船，搖到莊上去。這佃戶只得挪出三間空房來，安頓下他四口兒。次日又使人進城，取些家器鍋碗米糧來做飯不題。

這村西頭有一個小小尼庵，住著個八十歲的尼姑。原是盧氏舍了二畝地蓋的白衣觀音，要求子的，又舍了五分菜園與他種菜。盧氏、雲娘過庵去燒香，又到安郎墳頭痛哭一場，宿在莊上，不在話下。

不消數日，金兵到黃河紮營，淮安人民已逃去大半，多少有些兵丁和府縣官同一個參將，如何守得，只得投降。金兵進城，還殺擄了三日方才住手。那些放槍的夜不收們，還在村外河邊，各處搜尋逃民，見一人殺一人，見一口擄一口。

這湖心寺隔城不遠，如何逃躲。只見雲娘向盧氏道：「三姐，我有一件事和你商議。咱如今都沒有兒了，是個老寡婦。你還有公公丈夫的靈柩不曾送回，是你一件大事，我只是個孤身，終日想兒，也是望梅止渴，多分是沒了，連泰定也不得見他一面，把個細珠擔誤了這幾年。我想這個苦命，原是個尼姑。如今兵馬荒亂，一時間遇見番兵擄了去，把身子做不下主來，枉空守了幾年寡，還害了性命，不如此時把頭髮剃了，就在這庵上出家。咱姊妹們一個莊上住著做伴，我也不回山東去了。落下細珠，等等平定了，稍信與泰定來領他家去。」盧氏勸雲娘說：「慧哥不知去向，日後還有指望，姐姐剃了頭，慧哥回來，那時節怎麼家去？」雲娘抵死不肯。即時請將庵裡老姑子來，可憐雲娘把頭髮——因想慧哥愁的白了一半——分三路剪下來，剃作比丘尼。細珠在傍和盧氏哭個不住。也是他平生信佛，前世道根，該從此成了正果。詩曰：

幾縷香雲金剪開，當年玉鏡照高台。
豈期老向空門度，安得修身伴子回？
珠翠永辭膏沐去，鬢蟬久被雪霜催。
萬緣歷盡唯禪定，尚有烏啼夜半哀。

按下雲娘祝發為尼，與盧氏莊上苦修不題。且說泰定同慧哥從毗盧庵出門，千里南遊，找尋生母雲娘，不傳後發為尼，不傳

行，向淮安府問路而來。那時，淮南淮北在金宋交界用兵之地，都有百姓團結避難在山寨海島裡，日久人多，沒有口糧，只得搶劫，做起土賊來。一兩個孤身客人，沒有敢走的。又有一件怕人處：連年荒欠，米豆沒處去糶，人人搶奪，又不敢販賣，多有強人截路，把肥胖客人殺了，爨成火肉一樣做下飯的。百姓窮荒，餓死大半，還有易子而食，析骸而爨的事。以人為糧，說是味美無比，起了個美名，不叫做人肉，說是雙腳羊。這一個泰定，領著慧哥十四五歲的個白胖小和尚子，孤身南走，豈不是件險危的事。

二人不知往南的路，一步步化著飯吃，問路前行；或是晝走荒村乞化，或是夜投古寺覓宿。不則一日，到了淮河口下邳桃源地方，只見人民亂走，拖男領女的，也有推車趕驢、背著包裹的，泰定上前細問，才知道金兵兩路南侵，沿淮安一帶州縣不攻自破，百姓們各處逃生。這了空和泰定唬得無路可避，百忙裡尋不出個寺院。往東南上一望，露出半截塔在林子裡，不上五七里路。泰定叫聲：「慧哥，咱如今往前沒處去，不如且躲在寺裡。你是個和尚，我是個道人，那金兵來時，也不難為咱出家人。」因此泰定前行，了空隨後，一路落荒而走。

遠遠看見一座古寺，但見：

古塔高盤雲漢，山門倒塌塵埃。鬆枯禿頂盡無枝，荒草迷漫全失路。三尊佛像無金色，只有野鳥來巢；一坐韋馱懸寶杵，那得高僧住錫。大殿全無香火氣，到門不聽木魚聲。

泰定、了空進得山門來，只見鐘樓倒了，地下一口大鍾半截埋在土裡，大殿上蓬蒿長有一尺餘深。蹺到後面，禪堂、香積廚都拆淨了，只有伽藍韋馱殿倒了半間，還有個石香爐，長了滿爐的青草。日色西沉，不見一個人來往。山門一望，都是湖泊，全無村落。了空有些害怕，道：「泰定，這個破寺，怎麼著住下。」

泰定說：「如今天晚了，沒處投宿，知道金朝大兵甚麼時到，一到那裡去躲？咱且在這伽藍神像後邊，胡亂捱這一夜，明日問路再走。」一行說著，天黑了，滿寺裡黑籠籠的，又沒有門戶關著。兩人取把枯草來，把禪杖、蒲團倚在神座旁邊，和衣打坐，了空卻暗誦《觀音大士救苦經》和藥師解厄的咒。

到了四更天氣，總是人煙斷絕，雞狗不聽得一聲。兩人合眼闔矐，只聽得一群人進寺來，到了大殿上，乒乒乓乓響了一會，來這伽藍殿裡，使撓鉤長槍亂搗。唬得泰定伏在神像後做一堆兒，一口氣也不敢出。了空不知道，問了聲：「是誰？」早一撓鉤搭著破直裰袖子，扯出寺門去了。泰定那敢言語！等不到天明，這些賊早已四散，不知擄著了空那裡去了。

天明泰定出來，見慧哥沒了，大哭一場。待要往前找信，知是那條路去的；待要回山東，也是主僕一場相遇，怎捨得就去了。只得拿起禪杖、蒲團：「往前找大路上淮安去罷，等尋著主母，再訪問慧哥不遲。」泰定無奈，腹中又饑又渴，往常化齋還有了空念佛，如今只得空打木魚了，口裡胡亂哼幾聲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，抄化幾文錢來，討著飯吃，好不艱難。不知後來主僕何日相逢，母子何年相見。正是：

苦海茫茫，前浪未休後浪起；
災魔滾滾，一重未脫一重來。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